

时空叠影中的宁乡

谢宗玉

“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”。少奇故乡的人民现在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，他们用推土机与播种机、用流水线与温泉池、用青铜器与智能屏，抒写跨越时空的浪漫与精彩。“打造省会副中心，挺进全国前十强”，不是单纯的口号，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。在2024年的县域经济排名中，宁乡已跻身全国十四名，每一步都踏得如此坚实。

离别时，天空有阳如霞，有雨似雾，花明楼的山峦与草木显得格外柔美。我的内心，也是一汪柔软。我在想，宁乡显然不独属于宁乡人，它属于每一个来这里寻找幸福的人。读一页青铜历史，泡一池唐代温泉，听一段禅宗故事，吃一碗宁乡喇粉，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修行，它的源头扎在华夏三千年的时光深处，亘古不变。

返回长沙时，轻音乐萦绕在小车内，我摸出口袋里一块青铜器碎片仿制品细细把玩，冰凉的触感，却让人觉得温暖。浮想联翩的同时，我又感慨万千：三千年前的青铜，居然还在为新时代的宁乡注入鲜活灵魂。古老的，永不陈旧腐朽；新兴的，也不喧嚣浮躁。在宁乡，时空从没被割裂，而是永远交融交织在一起。宁乡的发展是生长性的，它最大的魅力，或许就是让历史活成了崭新的未来。

谢宗玉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湖南省作协副主席，毛泽东文学院院长

**第四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
一起阅山河·名家看宁乡**

情深

文苑



责编/任波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肖应林

我喜欢紫色。紫色细分有葡萄紫、玫瑰紫、魏紫、茄皮紫、牵牛紫，如此等等，都与植物相关。我觉得还可加进“紫藤紫”和“扁豆紫”。

紫藤的紫是清雅的，扁豆的紫是世俗的，各得其妙。紫藤清雅高贵，常出现在美术家笔下。国画里，数串疏密有致的紫花，寥寥数笔的苍劲老藤，花架下往往还有一壶清茶，或是数只毛茸茸的小鸡或山鸟，当然还得提上“紫气东来”四个字。家里也有幅紫藤的花鸟画，意境高远，我想若是换成扁豆花，也许另有一番味道。

母亲的菜园里也有开紫花的蔬菜，多是豆类带藤的植物，比如豆角、四季豆、扁豆、豌豆等。四月紫藤花开的时候，母亲便种下这些种子。这些菜秧子长到尺来高，母亲须给它们牵藤——搭上竹架子，任它们的触须缠绕而上，然后开花结果。不，扁豆例外，母亲往往懒得搭架子。它们长在哪儿，就顺势往哪儿牵藤，或攀爬到旁边的杉树上，或懒洋洋地搭到刺莓蓬上，或沿着山坡慢慢爬满草地。母亲常说，这扁豆好种，贱得很。贱，在乡间代表生命力强，不娇气，好养，比如牛和狗。大人特意给小孩子取贱名“细狗”“大牛”，意思在此。一根扁豆藤，母亲一次就能收获满满一桶的扁豆。摘扁豆时，母亲常让我提着竹篮在旁边候着，她搭着楼梯摘，摘一把便递给我。我喜欢吃扁豆，不喜欢它的气味，不似其他蔬菜的清香，而是极浓的腥味。采摘扁豆后，得用肥皂洗几遍手。

喜洋洋的扁豆

蔡英

我赞赏扁豆的顽强，生得贱却不潦草，每一朵花都精致美丽，每一片莢果也呈紫红色，花果都喜气洋洋的。老屋是砖屋，土木结构，木门木窗木椅，极朴素，是我中意的土味。这时的木门上还贴着发黄的年画，白白胖胖的小娃娃抱着火红的大鲤鱼，眉眼弯弯，小嘴也弯弯。扁豆篮子放在木门下，满眼的淡紫色，与年画的红色遥相呼应，亦是讨人喜欢。母亲搬来小矮凳，把扁豆掐去尾，并将筋剥下来。一条条紫红的筋落在地上，像小姑娘扔弃的发带。扁豆清炒，就放油盐和蒜蓉，浓香扑鼻。小孩子都喜欢吃老扁豆的豆子，指甲盖大小，圆圆的像衣襟上的纽扣，又像年画上的鱼眼睛，又胖又萌，吃起来粉粉的。

鲜扁豆吃不完，母亲便做酸扁豆。将清理好的扁豆切丝，用开水焯下，沥干水，一片片晒在竹匾里。太阳很热烈，扁豆晒得发白，再翻面晒。晒干的扁豆有清香，咬一口，有丝丝的甜淡。母亲将干扁豆撒把盐，用手使劲揉搓，挤干残留的水分。将红辣椒切碎，倒入扁豆丝，搅拌均匀，再放入密封的陶坛里。怕进空气，母亲用塑料封住坛口，再系紧绳子，然后往坛沿倒水，隔绝空气。过段时间后，掀开坛盖就闻到又酸又香的气味，便能吃了。酸扁豆加青椒小炒，或炒肉末，酸脆可口，是极好的下饭菜。酸扁豆拌饭，我能吃一海碗饭呢。

扁豆架下，花开花落，光阴一寸寸流逝，兄弟姐妹渐渐长大。一个个在城里求学、上班、置业、成家。每到秋天回家，母亲便会给我们每人送一袋酸扁豆，能吃好几餐。

初夏，我惊喜地发现，小区的紫藤花架边有根扁豆藤，是闲不住的老人见缝插针地种的，不时遭物业的劝阻。周边邻居纷纷向物业求情，就由老人家种吧，不占地，还能给孩子们认识植物的机会。扁豆藤也争气，生机勃勃地攀着露台生长，小紫花开放成瀑布，满藤都是胖乎乎的红扁豆。老人家采摘时，给围观的孩子们各送了一小袋扁豆，引得他们欢呼雀跃。看着一株植物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见证一个生命的成长成熟，该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吧。

春天紫藤花开了，秋天扁豆成熟了，一年复一年，母亲仍在菜园里日复一日地劳作。年过古稀的她，早年劳累过度，近些年膝盖痛得厉害，甚至疼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可她仍坚持种菜养鸡喂鱼。劳作是她的本能，哪天不下地做事，她便心慌难安。前日，她打电话给我，回来拿扁豆哦，整整摘了一篮。我答应着放下电话，眼前浮现满坡的扁豆藤，满架的扁豆花，藤上结满紫红的扁豆。阳光下，每一片扁豆都喜洋洋的，母亲的脸也喜洋洋的。

住在“八办”

依然

昨天刷到视频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经修缮后，九月三日正式对外开放。

这个地名击打了一下，对我来说是熟悉、充满怀旧情结的。

我小学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附二小，我的同学也散布在中山路、教育街、蔡锷中路风井一带。

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是那时我常去的地方，因为小学同学黄昱家就住在那里。从蔡锷中路旁的一个小小巷子入口，叫徐祠巷，巷子被这条路上的门面、房屋挤成窄窄一线，两人并排走都很勉强，不过巷口还是简陋地立了个牌子，写着“八路军驻湘通讯办事处”。这个牌子对当时小孩子来说，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

蔡锷中路这条路很热闹，我记得老牌子沙利文糕点就在这一块，冬天，香热的新鲜桃酥味弥漫了半条街，夏天，好多人来这里买冰凉的灯芯糕，橘红丁和甜沙的绿豆糕，街上熙熙攘攘。可是，从巷子进入到里面后，出现一整套院子和厢房，忽然一派清净的气场，跟外面完全不一样。

那时好像有四五户人家分住了这几套厢房，每家都是安安静静，见面会安详地笑笑打招呼。黄昱家是其中一套，好像是三间房，当作厅、卧、厨，卫生间可能是共用。

我那时爱暑假去黄昱家，因为凉爽。我家在教育街一个院子里的顶层六楼，热，那时都没有空调，全靠两台湘潭电机厂的“天仙”电风扇。而黄昱家好像没有开过电扇，家里随意放着两三把蒲扇，谁想用就摇一摇。因为进到院子里就一阵清凉。

黄昱大眼睛，留着那个年代的童花头，待人很热情。她各科成绩比较均衡，而我数学不行，语文好，我俩经常在一起做作业。课业之余，她有时捧出小半边西瓜，或者一盘李子，有时是两根新鲜带黄花的黄瓜。两个人又笑又闹地享受夏日的午后时光。可能因为房子凉爽，西瓜、李子、黄瓜都是凉凉的，像从冰箱拿出的一样，而当时谁家里都没有冰箱的。那李子青黄相间，一口下去，软香沁甜，此味不复得。

后来我们各自考入不同的中学、大学，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，便断了音讯。只是遇到某些碎片信息时，就忽然想起那个大眼睛的童年朋友，和她家的快乐时光。

昨天看视频，长沙市文旅广电局局长易鹰致辞，才了解到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是1937年由中共中央派遣徐特立、王凌波组建，徐特立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及高级参议，王凌波任办事处主任，是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湖南首个公开机构，在抗战史上有重大意义。这才补了我小时候的一课。

而致辞的易鹰，正是我的大学同学。他介绍的，恰是四十年前我小学同学的家。呵呵，人生真有意思。

我目前在遥远的北方城市康复，等回去，我一定会去那里看看，除了瞻仰先贤之外，还有怀想那段不再来的时光。

很想念，黄昱，不知你现在在哪里？

蓦然回首

图虫 供图

至对未来生出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憧憬与幻想。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等此话冲出滚烫的喉咙时，我明白，这种体验亦是修行。

就在灰汤镇，有位广东儒商一副民工打扮，正挥汗如雨地指挥“大夫第”博物馆的修建工作。他悉心收拢周边省市民间破败的古件，要就着这里的温泉，把古代士大夫的生活场景复原出来，好大的野心呵。偏偏似乎就要成功了。至少，他赢得了我们一行人的啧啧称赞。耳侧纵是敲敲打打的嘈杂声，我们已经能通过古朴精美布局，看到昔日旧物的荣光要将此地未来的繁华普照。“快发展、慢生活”。或许正是宁乡领导人的倡议，给了这位岭南儒商不同常人的修行方式。

煤炭坝废弃的矿区则给了宁乡画家刘可另外一场修行。他召集一帮欧美艺术家要在废墟上种花，打造国际艺术园区。绿色的植被、黑色的煤炭、蓝色的天空和灰色的混凝土，激发了他们的灵感，这里即将迎来艺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。与港粤儒商的复古行为不同，这些艺术家想提前唤醒人们对未来科技社会的恐惧，然后征服这份恐惧，让心灵收获永恒的宁静与幸福。

巨兽般的工业阴影，必须依靠温泉

氤氲的慢时光来中和，否则纵使鲜衣怒马，锦衣玉食，心灵也会如飘云端，如临深渊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一句话，大美宁乡既要争夺百强县的排名，也想赠予人们贴心贴肺的温馨。

“从生活的土壤里成长”，一个很好的主题。在通程温泉酒店，我们与宁乡作家相聚一起，谈论宁乡这片肥沃的土壤。刘少奇、何叔衡、谢觉哉、周光召等人从这里出发，长成参天大树。今日宁乡作家必须接过前辈的火种，既要投入宁乡火热的建设中，又要拿起手中的笔，记录瞬变的时代，抒写家乡的自豪，大声告诉世人，宁乡的乡村振兴不是逃离现实的田园牧歌，而是扎根大地的现代化实践；宁乡的工业复兴不是冷冰冰的机器阵列，而是有温度的经济生命体。

在古色历史、红色文化、绿色生态、蓝色产业、橙色欢乐中，宁乡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下班后，他们不是喝酒打牌，而是去“周末我登台”展示自我，去村篮球足球赛挥洒激情，去诗词沙龙迸发才华。工业不但没有异化人，反而让人拥有更完整、更丰富的生

活。宁乡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他们不再满足于资源陈列，而是要走“融合化发展”的道路。

2022年来大泽湖买房的时候，我曾无数次诟病过它的荒凉，销售说对面是在修建的大泽湖公园，夸耀着这片未来绚烂的土地，我向来是不信销售说话的，只是先生相信望城区必会起飞，这里是它的开始，我信他。卖掉星沙房子的时候，多少还是不舍，毕竟松雅湖已经成熟，岛屿沙滩，桃花青柳都能慰藉人心。而这里，黄土耸起，道路泥泞，对大泽湖的期许多少带着对比的，只是不承想短短三年时光，它竟变了模样。这倒有种“以怨报德”的味道。

大泽湖湿地公园开园那天，我急急忙忙地跑了场欢乐跑，只那么匆匆看了一眼新生的大泽湖，见树岛，过麦洲，一路上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，衬着这跑步的人儿，显得格外有活力。这此后几天的万宁便有了心心念念的地方，回来那天，迫不及待便去了大泽湖。

夏夜的晚风和着湖水和稻穗的味道，轻飘飘打在脸上，汗渍湿漉漉的衣服被吹得贴着身体，有些凉意，漫步在空中长廊上，一眼望去竟如同置身于片片星空之上，忽暗忽明的灯光斑驳了悠长的夏夜，也敲碎了无边的漆黑，星星点点地蔓延到远方，我像个孩子一样，陪着儿子追着灯光，追到一处星空，伫立，凝望，方觉心安。

后来才知道，她当时是在陪读职高的儿子锻炼。每天晚上围绕小区花园跑十个圈。她儿子从小体弱，不爱锻炼，只能趁暑假期间，来督促他锻炼。她平时也不锻炼，为了陪儿子，她自己要带头跑。

她身体微胖，脸很白，有点长，看上去还真像剥了皮的丝瓜。

我联想到“丝瓜同学”四个字，像她的脸，又像我和她的关系。现在的人，都怕唐突打扰，即便面熟，也不会随便相认。她是想到什么就去做，不会多心的人。

她儿子瘦高，戴着眼镜，有点弱不禁风，脸其实是帅的。有时候我看着她一边跑一边给儿子打气，说跑步妈妈都陪你，不都是为了你增强抵抗力吗。她自己跑完十圈下来满头大汗，儿子更是东倒西歪。年轻人跑步必须买专业装备，衣服帽子鞋子和跑步手表。她说，虽然是普通家庭，也会尽量满足儿子的正当要求。她儿子喜欢cosplay，要置办行头参加活动，她也会支持。她说，我不懂什么是“确实不累”，只要他开心就好。

有天晚上看见她迎面跑过来，口袋里放光。我想，这又是什么新式武器。她从口袋掏出来，说这个是夜间跑步安全灯。最近母子俩不在小区里面跑，到别的地方去跑了，晚上带个灯比较安全。这个灯可以戴在头上或胳膊上。她说戴在头上显得宝气，戴在胳膊上又晃眼，就放在口袋里面，有块布隔着。别人的眼睛不会被闪到。她手上还戴着跑步手表，说儿子不喜欢了，她刚好可以用。

丝瓜同学的老公白天当保安，晚上送外卖，有时候还搞装修。她很担忧，想劝他不要那么拼命挣钱，家里有房子出租，收入够一家人开销就行。平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可儿子读书的费用也不低，未来不知道怎么样，她又犹豫。

前几天晚上，又看见她，穿着新衣，比以前鲜亮。她非常开心地告诉我，买了两件真丝衣服，还有专门洗真丝衣服的洗衣液。从来没有穿过真丝，这次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两件短袖花了五百块钱。

原来她家有喜事，儿子单招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而且是喜欢的专业，学校离家又近。她很满足，给儿子买电脑作为奖励，也给自己买衣服奖励。她说，儿子凭本事考取的，不就是替大人省钱了嘛。话没说完，就拖着我到楼下新开的服装超市，要给她老公买两件T恤。

她有回问我，以前在湖南省图书馆帮儿子借书忘记还了，后来怕罚款太多就不敢去还，怎么办？我恰好也在湖南省图书馆借书，认识湖南省图书馆的人，就顺便帮他问了一下，原来湖南省图书馆每年固定有一天是推迟还书不会罚款的。这是很人性化的一个制度。她专程去还了书，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。她说，借书是应该还的，別人的孩子也需要看这些书。

现在，丝瓜同学已不再陪跑。她儿子养成了主动跑步的习惯，看上去身体也结实了。她晚上下楼偶尔看见我的时候，总是会说：我们一起走几圈？

大美长沙

丝瓜同学

文爽英

街角的饼香

宁俊博

“同学，来一个？”老周笑着问，手上的动作却不停。面团在他掌心听话地转动，一揪一按就成了一片圆饼。他舀起满满一勺馅料，那馅料堆得像是小山，我甚至担心包不住。但老周的手指灵活地收口，再轻轻一按，饼就做好了。

等待的时候，他和我闲聊：“高三了吧？一看就知道，眉头皱得能夹蚊子。”我惊讶于他的观察力，他却笑了：“我在这卖了好几年的饼啊，什么年纪的学生，一看一个准。”

饼在铛上渐渐鼓起，变得金黄。老周一边翻饼一边说：“这做饼啊，火候最重要。急了会焦，慢了会生。”他的话简单，却莫名其妙地熨帖了我焦躁的心。

后来我成了常客。每次去，老周都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口味：“多梅菜少辣，对吧？”有时去得晚，他会多塞点料：“读书辛苦，多吃点。”

渐渐地，我从同学那里听说了一些老周的事。他以前办过厂，还当过老师，后来出了变故，才来卖饼还债。他从不诉苦，总是笑呵呵的。有人说：“老周啊，他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疼。”

高考前最后一个晚上，我几乎天天去买饼。老周总会多问一句：“复习得怎么样？”有时还会用面粉在案板上画个几何图形，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教些什么知识，“现在你们肯定学得不一样，要难得多吧。”围在周围的同学都用力地点点头，惹得他又笑起来。

离校前最后一天，我特地去了那条熟悉的街道。老周的摊前围满了学生，他忙得额头冒汗，却依然记得每个人的要求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他仔细包好两个饼：“路上吃，大学里可没有这么地道的梅菜扣肉饼了。”

接过饼，我知道，饼香已经烙进记忆里，会成为青春最扎实的注脚。

如今我在异乡读书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总会想起街角的饼香，想起老周那双布满老茧却温暖的手。他或许不知道，那些沉甸甸的饼，曾经喂饱了多少个饥饿的夜晚，又温暖了多少个彷徨的少年。

人生就像做饼，要经过揉捏、煎熬，才能变得金黄酥脆。即便生活给你一团乱麻，也要把它揉成圆满的形状；即便馅料再咸涩，经过用心的烘烤，也能散发出最温暖的香气。

街角的灯火依旧，不知道老周还在不在那里，守着他的饼摊……

万家灯火